

晚清南通范氏诗歌语音特点

——以范崇简、范罕、范钟古体诗用韵为对象

代青霞,张学城

摘要:《南通范氏诗文世家》按世系排序,选录南通范氏 13 代 21 位作者诗文约 400 万字,时光绵延 450 年。对其诗韵的研究有助于研究南通这 450 年的语音状况。选录范增六祖范崇简、曾叔祖范罕、祖父范钟三位(以下简称“三范”)诗人的诗歌为研究对象,罗列韵谱,归纳韵例,并着重研究其古体诗用韵,分析了以“三范”为代表的晚清南通语音特点。

关键词:《南通范氏诗文世家》;诗韵;“三范”;特点

中图分类号:H1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2)09-0119-02

作者简介:代青霞(1984-),女,河南郑州人,南通大学(江苏南通 226019)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研究生;张学城(1976-),男,江苏沛县人,博士,南通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字与训诂。

收稿日期:2012-02-28

基金项目:南通市哲学社会科学资助课题“南通范氏诗文训诂研究”(2010BNT0015)。

对于音韵学家来说,研究各时代、各地域的语音面貌,除了大量韵书、域外译音之书外,保存完整的诗文用韵也是汉语语音史和地域方言语音史的重要宝贵资源。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基本完整保存了南通范氏 13 代 21 位诗人的诗歌近万首,时间跨度明清两代。对这时期诗人诗歌的用韵研究对揭示南通方言语音史提供了宝贵的文献材料,同时也从共时和历时两方面大大推动了汉语方言史的研究。对范氏 21 位诗人按时间顺序分段研究是南通方音史研究这条关系链上的重要环节。晚清诗人“三范”的诗韵研究处于晚清这个时间链条上,虽然大多数依官韵平水韵而作,但其中仅有的小部分古体诗的特殊用韵还是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在诗文用韵研究中,韵脚字系连法是重要手段。对《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中“三范”诗歌韵脚字穷尽式的系连,其近体诗大多数是按规则严格押韵,即用韵严格,无论绝句、律诗、排律,必须一韵到底,而且不许通韵^[1]。当然也有少数情况例外,关于近体诗的这部分例外情况,笔者会以单篇论文形式单独讨论,本文主要就古体诗的用韵,主要是异部和异调相押的用韵现象进行梳理并分析,发现不少晚清南通方音特点。

表 1 “三范”基本生平

卷次	作者	辈分	时代	诗歌数目	古体诗数目	异部相押和异调相押古体诗数目
七	范崇简	六祖	1757-1840 (乾隆 22 年-道光 20 年)	342	37	31
十	范罕	曾叔祖	1856-1909	473	98	37
十一	范钟	祖父	1874-1939	360	68	20
共计				1 176	203	88

之所以选择此三位诗人是因为“三范”所处的时间跨度没有间断,且刚好处于清朝晚期到民国初年,时间的连续性是语音史研究的重要原则。再者,南通范氏家族在南通历史上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是有名的书香门第,有着庞大且绵延家族血脉,基本能代表南通方音(表 2)。

表 2 异部相押和异调相押的韵例

	平	上	去	入
平	(1)元先肴(2)肴豪(3)支齐元虞(4)江东先庚(5)鱼虞(6)齐支(7)东冬(8)覃咸(9)佳灰(10)庚青(11)之齐(12)删覃寒(13)删先(14)真元(15)元删寒先(16)元盐先	(1)东冬鱼皓纸(2)微阳筱(3)阳歌(4)东支微齐语虞(5)鱼虞歌麻纸(6)东萧豪纸(7)灰豪阳纸皓(8)鱼虞灰真阳侵纸(9)董东冬(10)养阳(11)尤有(12)齐纸(13)萧豪纸	(1)真遇(2)东元先霁(3)东支皓先歌漾(5)宋东冬送删先盐咸屑宋(7)寒删覃翰(4)鱼虞歌屋(8)谏先(9)支置(10)霰删寒(11)微遇青庚	
上		(1)语虞(2)贺马		
去		(1)养遇(2)纸霁遇(3)纸真	(1)霁真	
入		(1)物虞	(1)霁真陌职(2)真陌职	(1)屋沃
上去	(1)元有屋沃(2)更豪贿未(3)微歌皓遇(4)先铣霰(5)支纸真(6)真麻纸语虞(7)萧肴豪筱啸效(8)东冬先阳纸有艳(9)东冬肿送(10)阳养漾			
上入		(1)先豪养觉药(2)东支尤阮职		
去入		(1)齐删敬径质(2)删灰漾质陌药(3)齐支职泰		
上去入		(1)东支微虞真先麻尤覃纸虞马翰药职(2)支鱼虞齐真阳蒸尤侵纸霁泰队职缉(3)齐纸置职		

关于古体诗歌的用韵,一般来说比较自由,基本不受平仄、对仗的影响,所以古体诗歌的异部相押和异调相押现象很多。自由用韵的同时蕴含着丰富的语音信息,对这部分现象进行分析得出不少晚清南通方言的特点:

第一,阳声韵、阴声韵均与入声韵相押,说明入声韵尾-p/-t/-k 已经混同为喉塞音-ʔ。在表 2 中,阴、阳声与入声韵相押的韵例共有 15 例,对应的诗歌数有 16 首,可见阴阳声韵相押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入声韵尾是除北方方言(少数地区有)、湘方言之外的其他方言区语音的主要特色。从上古至近代,入声韵尾主要就是-p/-t/-k 以及喉塞音和半喉塞音。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语音中入声韵尾都不一样。在入声保存比较丰富的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中,几个入声韵尾界限十分分明,其各自代表的韵字基本不会出现混押的情况。在“三范”的诗歌中出现大部分的阴阳声韵与入声韵相押的情况,说明在晚清乾隆 22 年的时候南通语音中入声韵尾已经不清晰且变得很少,-p/-t/-k 已经混同为喉塞音和半喉塞音了。

第二,-n, ŋ-经纬比较分明,-m 尾消失。在“三范”异部异调相押的古体诗韵里,涉及阳声韵的韵例共有 35 例,其中-n 尾韵字与-ŋ 尾韵字经纬比较分明,基本上不通押,只有一两例特殊。说明晚清南通城中人们前后鼻音能分清。同时,上古-m 尾字即与前鼻音韵字相押还与后鼻音韵字相押,没有独立应用的诗例,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清南通语音中-m 已经消失。

表 3 前后鼻音韵谱及韵例

	只押-n 尾	只押-ng 尾	-n 尾韵与-ng 尾韵相押
韵例数	16	17	9
相应诗歌数	16	22	9

同时,在“三范”近体诗用韵中,也有大量的阴声韵韵例和诗歌,但没有一例是-n/-ŋ 通押的。这大量的韵例足以证明晚清南通城语音中前后鼻音是相区别的。关于-m 韵字,上古-m 尾的侵部字和谈部字字三范所有诗歌中存在的很少,只有两首诗,分别是《88 半樵》(韵例为真侵通押)和《97 独乐》(韵例为鱼虞灰真阳侵纸),其中-m 韵不仅与-n 韵相押,也与-ŋ 韵相押,这些语料现象足以证明-m 尾在晚清乾隆 22 年的时候已经消失。

但是,在现代南通方言中,笔者发现南通六市一县大部分人都是前后鼻音不分,即-n/-ŋ 不分,两者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性质与有些方言中 n 与 l 不分的性质相似。

在鲍明炜先生的《南通地区方言研究》中,表 4 为南通六县一市四大方言点的方言语音中阳声韵韵母与北京话的比较,可见南通六县一市基本上都是前后

鼻音不分。

表 4 南通六县一市四大方言语音中阳声韵韵母与北京话的比较

南通方言片	韵母举例	北京话	例字
南通话	i□	ian	间,限,舰
		iaŋ	讲降
		iŋ	冰丁荆应
如海话	iaŋ	in	殡林进餐
		ian	烟盐
		an	班办凡弯
海门话	æ	ian	颜艰限奸
		ai	迈寨
		an	扮办反万
四甲话	æ [~]	ian	间拣限艰
		uan	门拴撰
		aŋ	还患宦

第三,上去通押与浊上变去。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上古诗歌中有很多异调相押的现象。自沈约等人发现四声后,文人创作韵文讲究韵律之美,往往要求异调分押。隋代古体诗四声分韵。初唐古体诗已有不少上去通押现象,中唐以后,反映浊上变去的文献渐多。唐李肇《国史补》卷下云:“关中人呼稻为讨,呼釜为付,皆讹谬所习,亦曰坊中语也。”李肇记载了当时浊上变去这一语音现象,但不明白这种变化的原因而持否定的态度。唐李涪《刊误》云:“然吴音乖蚌,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今士君子于上声呼恨,去声呼恐,得不为有识之所笑乎?”李涪的方言有一些全浊上声字已读成去声。《经典释文》反切,《说文系传》朱翱反切均未反映浊上变去现象,而慧琳音义、李贤的《后汉书音注》已有个别全浊上声字与去声互切现象。这些事实说明,唐代中期前后浊上变去已在个别方言中出现了,唐代西北方音已有浊上变去现象,敦煌变文押韵及别字异文也显示了浊上变去的趋向^[2]。周祖谟先生说:“考浊上之变去,不自宋始,唐末洛阳即已转变。”^[3]

晚清南通“三范”诗文同样也出现一些上、去声韵相押的韵例 16 例,代表诗歌 16 首,占古体诗歌总数的 0.079%。同时,上声字也有押入平声、上声、去声、入声以及几个声调互押的,其中押入平声的韵例最多,有 31 例(其中包括平上相押、平上去相押、平上入相押、平上去入兼押多种形式的韵例),从这个比例来看,明清时期南通语音中,浊上变去已经有些许趋势,但是发展速度还有点缓慢,还处于混押阶段,浊上边去还得一段时间。

第四,入声已分派。王力《汉语语音史》在论述明清音系时指出,明清入声多转化为去声,也有少量入声转入阴平。同时还总结出元、明清、现代三个时期入声转化的规律,即一般是清音字归去声,浊音字归阳

(下转第 129 页)

问题作为其学术思想的核心。为力求客观,他要求后学者“存而不补”、“证而不疏”,以致让人误解他反对疏通。事实上,傅斯年主张有学术根底和识见的史家“疏通致远”。如傅斯年在谈到文学艺术“品类分别”标准时说:“疏通致远者为达,局促于遗训或成体或习俗而无由自拔者为鄙,能以自己之精灵为力量以运用材料者为通,为材料所用者为陋。”^[5]¹⁹³傅斯年在此对“通达”和“鄙陋”的界定充分表达了其“疏通致远”的史学立场和远大志向。前人尚且如此,当代史学工作者更应将“疏通致远”作为毕生的追求。

(三) 当代知识分子应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历史担当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具有中国的传统知识和价值理想,同时又因吸纳了西方的科学理念而在其内心产生了矛盾与不安。他们因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历史担当使其骨子里是传统的,所以总是带着挥之不去的传统来吸纳西方学问^[7]。正因如此,傅斯年借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很好地继承了清代考据学实事求是的传统,并立志在中国建立“东方学之正统”,这就不仅维护了历史的延续性,更使历史与价值达到了高度统一。

但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理直气壮地说当代知识分子们的骨子里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还有近代知识分子那样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历史担当吗?傅斯年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中装填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等一类理想与抱负。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影响着每个人的人生轨迹,正如被誉

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李济所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8]³²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率性有为,他们为求知而远赴欧美,历尽艰辛只为“把自己铸造成器”而报效多灾多难的民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部分留学生留学多年且成效显著却并未考取学位,陈寅恪和傅斯年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特别是留学多国通晓十几门外语的国学大师陈寅恪连学士学位都未考取一个,这样的洒脱与率性不能不令后人为之敬仰。相比之下,为世俗所累的当代知识分子该作何感想呢?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历史担当吗?

参考文献:

- [1] 傅斯年全集,第3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 [2] 施耐德.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M].关山,李貌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3] 王琳,龚强.傅斯年史学思想中的传统史学与兰克史学[J].兰台世界,2009(10).
- [4] 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M]//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 [5] 罗志田.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J].中国文化,2010(2).
- [6] 杨春梅.“用多元主义代替主观主义”:傅斯年最后的思想遗嘱[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 [7] 张太原.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J].近代史研究,2010(2).
- [8] 岳南.南渡北归:南渡[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上接第120页)

平,白话字归阴平^[4]。“三范”诗歌中入声字即与去声字相押,还与平声字相押的韵例不在少数,进一步证明了王力先生观点的正确性。

总之,南通“三范”诗歌用韵研究是《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用韵研究的一个环节,而《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的用韵研究又是南通方言语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材料,南通方言语音史的研究对推动汉语语音史的发展也功不可没。本文只是针对“三范”古体诗韵里比较特殊的异部相押、异调相押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得出了晚清南通方音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是语音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现代的南通方言比“三范”时代的南通方言有些许变化,但毕竟

时间很短,变化不是很大。除了本文中提到的晚清南通方言中-n/-ŋ尾韵字界限比较分明外,而现代南通实际方言中,前后鼻音不分的情况居多。这就是语音发展的表现。作为音韵学以及方言学方面的研究者,要不停地关注每个时段、每个地域的语音状况,及时记录、发现、研究分析这些语音现象,为汉语语音史的发展做自己应有的努力。

参考文献:

- [1] 王力.汉语诗律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 [2] 黄文川.明清漳州诗人古体诗用韵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 [3] 周祖谟.问学集[M].中华书局,1996.
- [4] 王力.汉语语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